

圖二六 廣州南越王墓出土銅提筩之船紋線圖(部分)

過，從廣州出土西漢時期的滑石璧<sup>29</sup>（圖二五）和銅提筩圖案<sup>30</sup>（圖二六）有圈點紋看來，西漢時期香港地區應仍存在蛇崇拜。因為圈點紋是蛇紋的簡化（見圖一〇上端的廣東和香港部分），而香港先民是由珠江三角洲遷來，二地居民交往密切，語言習俗皆相同的緣故。

29 廣州博物館等：《穗港漢墓出土文物》，119頁，圖38，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出版，1983年。

30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54頁，圖三七~三八，文物出版社，北京，1991年。

## 老香港的節日及風俗

張瑞威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祖先是神明的一種，對傳統的華人來說，神明從來不是「信」或「不信」的選擇。祂們有一些長期居住在村內，與村民一樣，都是社區中的一份子；有些則是間中才被邀請來訪，甚至不請自來。但無論是哪一種神明，人們都需要學懂如何與祂們相處，處理不好，便會給自身或者社區帶來災難。這次演講的內容，是敘述老香港的節日和風俗，進行這些節日和風俗，重點不是慶祝，而是求福、避凶和地方組織。老香港的節日很多，在這裡，我只是根據自己以往的研究，選擇幾個進行討論。

### 一·過年

中國人最重要的傳統節日是「過年」。「年」是很奇怪的節日，有說它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據說「年」的最初含義很有可能是來自農業，《說文》指「年」就是「穀熟」。「年」既然是代表穀的生長周期，推而廣之，一「年」就是穀子一熟，「有年」是指收成好，「大有年」是大豐收。對大部份中國人來說，農曆年仍然是一年之始的「歲首」，是一個向神明和祖先作出感謝和祈福的最佳時機。九龍衙前圍村的村民，每逢年三十晚便到吳氏宗祠謝福。

「年」還有凶險的另一面。新年的神話故事，最為人熟

悉的莫過於「年獸」的傳說。據說這頭年獸散居深山，但每逢新年，便跑到村莊找尋食物，攻擊人類。在華人世界中，紅色有着辟邪的作用，萬試萬靈，於是人們便以紅紙作為靈符，這是長輩在除夕給小童「壓歲錢」的由來。中國人一直相信小童有着與別不同的能力，例如他們是比較能看到鬼的，但也較易受到煞氣侵襲，所以特別需要長輩的保護。長輩為了讓小童能順利「過年」，便把「紅紙」分發給他們，又為着誘使他們保存這張紅紙在身上，在紅紙上包上金錢，因而成了我們的紅封包。在新年，小童到處探訪長輩，而長輩則有責任給予他們紅封包，因為這是代表一種保護。而到現在，不少老人家還仍然強調紅封包的重要性不在於錢的多寡。需要借助紅色的法力來抵抗「年」的威脅豈止小童，大人也以紅色作為靈符，揮春便是這樣出現的。在傳統的揮春製作中，吉祥的話語可以每張不同，但必定是寫在紅色的紙張上。如果還擔心保護不夠的話，可在大門貼上以紅作底色的門神，再在門外燒一串紅色的鞭炮，那就百邪不侵了。在屋內，比較穩妥的辦法便是插桃花了。年花之中，以桃花為主，這是因為桃木有着擋煞的作用。亦正因如此，人們一般是在初一之前購買桃花，攜帶回家以作鎮宅之用，這使得桃花在年三十晚的年宵市場上的價值，愈近黎明，就愈是低下。現代人不明所以，遂將插桃花與桃花運結合理解，只道插了桃花，可帶給屋主結識異性的機會，那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在古老的衙前圍村，到正月初一早上，村人便在門前大放爆竹，趕走殘餘的凶煞。他們又到村社壇拜祭伯公，除了酬謝神恩外，還祈求來年好運。祭品中以慈菇為主，顯示來年誕生男丁的願望。

正月初一只是新年的第一天，在古老香港農村，活動是整月的。村民互相拜年，而有財力的鄉村組織，也在這個月份舉行大型的節日祭祀活動，以期達到闔境平安。衙前圍村的正月社區活動，當中最有特色的，莫過於在正月十九日的

天機節。據說，每年的正月十九，天裂開了一個大洞，若不把它補好，則天雨不斷，破壞農作物。於是村民遂一起用番薯、米粉加蔥製成「薄餐」，請龍帶到天上，以補青天。此事關係闔境平安，故此由祖嘗撥出經費，找師傅利用禾稈草紮作龍船，再雇請三名青年（兩個接力抬着龍，一個在前面打鑼），逐家逐戶收集薄餐。因此，簡單來說，所謂天機節，是一個扒草龍船的儀式。當日扒船的鄉村，除了衙前圍村，還包括沙埔村、大礮村、隔坑村、打鼓嶺村、石鼓壟村、衙前墾村，亦即參加太平清醮的七約。據稱，這幾名青年，每年單是收集到的「薄餐」，便有五六袋之多。對許多村民來說，天機節是潔淨戶口的大好機會。據說，當青年用竹竿撐起草龍，以舞動的形態經過每一戶的時候，戶主拋入船內的，除了用作補青天的「薄餐」外，也包括一些象徵不潔的東西，似乎象徵天花的相思豆是其中一項，而當草龍船離開該戶，戶主會立即在門口燒香，以防邪氣有機會入屋。



上水金錢村的扒船儀式（2004年攝）



每逢正月十九，上水金錢村的村民不少村民會將蔥蒜，懸掛門口，以作辟邪。（2004年攝）

最後，草龍會被龍會被送進九龍灣海面，代表正式離開村莊。不過二次大戰後，衙前圍村已再沒舉行天機節了。新界上水金錢村，目前還於每年正月十九進行扒船，過程與衙前圍戰前所做的相對類似。筆者考察過2004年金錢村的扒船，發現在儀式前，不少村民將蔥蒜等辟邪之植物，懸掛門口。而在儀式進行中，他們除了將代表污穢的麻豆、黑炭和雞毛撒在船上，還準備炒米餅。可是，這些炒米餅並非放在船上，而是交給扛船的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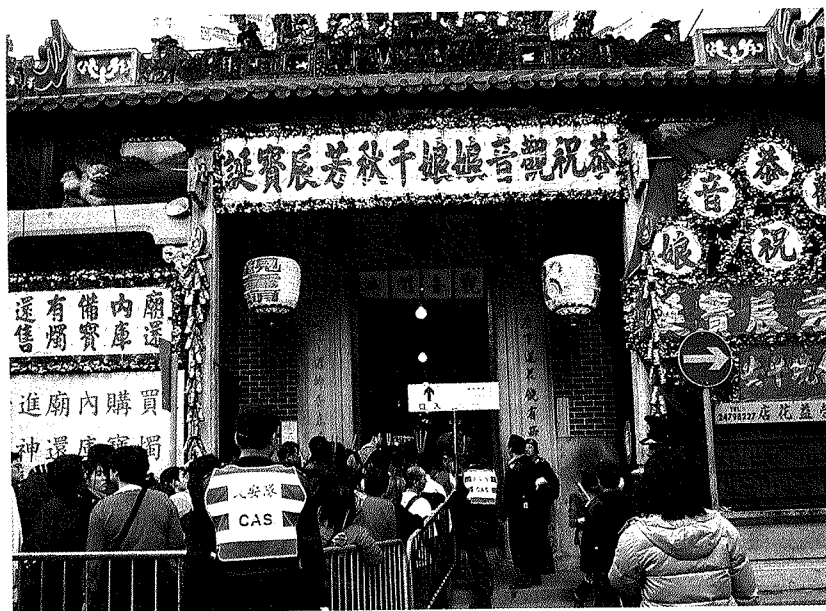
## 二·觀音開庫

農曆正月廿六是觀音誕，而不少香港市民習慣在這日入廟拜神之際，向觀音借貸，俗稱「觀音借庫」。

觀音借庫在香港可說是由來已久，在1956年正月廿七

日的《星島日報》中，記者對當時慈雲山觀音廟的「觀音借庫」已有頗為生動的敘述：「昨為世俗所謂觀音開庫日子，上環太平山街之觀音廟，保良局新街之水月宮，九龍黃大仙側之慈雲山觀音古廟等，昨由晨至暮前往膜拜之男男女女，均人山人海，一般婦女多於是日口拜觀音「借庫」，不外求財求子，返家時多攜有生菜，生薑，茨菇等物，並手持風車，取其運程有如風車之轉，太平山街與保良局新街固然擠塞，過一渡海轉兩次車才能到達之九龍慈雲山，同樣擠塞，上山下山輪車之婦女，狀若長龍，其熱鬧已可想見。同時，該山之麓有屹立嶙峋之巨石累累，名之曰姻緣石，照寶石，一般婦女攀登峭壁俯伏石面。」從上述的報道，可見在1956年，在九龍慈雲山的觀音誕中，善信主要有以下幾項主要活動：(1)向觀音借庫；(2) 返家時攜有生菜、生薑、茨菇和風車等象徵好意頭的物品；(3)婦女攀伏姻緣石。

觀音開庫在香港仍然盛行，也不只在慈雲山。在2004年的正月廿六日，筆者跑到紅磡差館里內，也見觀音廟前人山人海，手執香燭的男女善信，排成長長的人龍，逐批逐批的進入觀音廟內進行借庫儀式。以下是我的觀察：每位善信在進入觀音廟借庫之前，多先在附近店鋪買拜神用的「寶燭」一份，費用大概是20元(如光顧流動小販，10元也有交易)。每份「寶燭」的東西大同小異，以下是我花了20元所買得借庫「寶燭」主要包括的東西：(1)「大家發財檀香」一束；(2)紅蠟燭一雙；(3)觀音衣一份，竹扇一把；(4)金元寶紙數張，上印有「財星高照，一帆風順」；(5)黃色「寶牒」四小張 --「三天賜福招財寶牒」、「三天賜福貴人壽牒」、「解冤免難寶壽金章寶牒」、「九天玄女姻緣和合寶牒」；(6)紅色「三天賜福轉運降鴻寶牒」一大張，借庫善信可在此寶牒的空格內填上姓名和日期，讓觀音娘娘得以知悉；(7)紅色「貴人符」一張，上印有「貴人指引，永保平安」；(8)黃色「百解符」一張，善信也可在此填



每年觀音開庫，均吸引大批信眾。（2004年攝於紅磡觀音廟前）



善信在進入觀音廟借庫之前，多先在附近店舖買拜神用的「寶燭」一份和生菜。（2004年攝於紅磡觀音廟前）

上日期和自己的姓名，上印有「天解賜福禎祥，地解化難生息」。如果從這些物品看來，並沒有甚麼特別之處，它們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求福，二是消災，均是賀誕用的常用物品。那麼善信是如何進行借庫的？要向觀音借庫，善信必須先作賀誕，畢竟這是觀音娘娘的生日。賀誕儀式其實很簡單，每位善信在進入觀音廟後，先把「寶燭」內的檀香和蠟燭安插在香爐上，向觀音許願之後，將「寶燭」內的其它東西如「貴人符」、「百解符」和所有「寶牒」交給廟宇工作人員代為焚化。賀誕完畢後，在離開廟宇前，如善信向工作人員繳交45元（不設找贖），可換得紅紙一張，這張紅紙上書了一個隨意的銀碼，不過每張紅紙的銀碼是不同的，善信普遍認為銀碼愈大，他們在來年的財份也愈大，我們所謂「借庫」，就是這個過程。借庫雖然完成，不過基於民間「有借有還」的觀念也適用於人神的溝通上，所以今年借庫，便應明年「還庫」，即在來年觀音誕時，買一份屬於還庫的寶燭，入廟再拜一次神，整個借庫活動才算完成。

今昔對比，不難發現觀音借庫的儀式有點改變。前述1956年慈雲山觀音廟的借庫報導中，曾提到善信返家時攜有生菜；而筆者在2004年紅磡觀音廟的借庫調查中，也發現當善信交下45元，除了得到寫上銀碼的紅紙外，還有一份生菜，它是以紅色塑料袋盛著，以便拿走回家享用。那麼生菜在活動中的意義是甚麼？

對現代許多人來說，在觀音借庫的過程中，得到觀音賜予生菜，是絕對合理的，因為「生菜」與「生財」偕音，這是觀音向告貸者的賜福。不過潘淑華博士認為，「生菜」和「生財」在觀音誕中是兩個不同的事情，前者的目的是「求子」，後者的表現方式卻是借庫。她考證了民國時期廣東不同地區的觀音開庫，發現民間對觀音祈求慢慢的由求子轉變為求財，當演變完成時，我們所熟悉的「送子觀音」遂變成了「送錢觀音」。潘博士的研究不無道理，「生菜」的重點

不一定是「菜」(財)，也可以是「生」。其實即使到民國後期，華南的社會風氣雖愈來愈重視求「財」，仍有不少婦女在觀音誕中求子，筆名無瑕的作者曾在1955年記錄戰前澳門觀音誕的盛況，他說：「馬交的觀音堂，是埠裡一所有歷史的廟宇，故逢開庫那天，廟裏人如潮湧，擠逼至不能轉身，而一般婦女們，且在廿五晚十一二時便連羣結隊，以赴廟裏口夢，和打地氣……」婦女在廟宇內「打地氣」睡覺，似乎是希望身體沾上觀音的靈氣而得孕。我們重看前述1956年慈雲山觀音誕的活動，有說：「上山下山輪車之婦女，狀若長龍，其熱鬧已可想見。同時，該山之麓有屹立嶙峋之巨石累累，名之曰姻緣石，照寶石，一般婦女攀登峭壁俯伏石面。」我們現時社會對姻緣石的理解，多認為對其參拜可令善信得到美好姻緣，但是為甚麼在以前參拜姻緣石的都是婦女？其實，如果我們理解姻緣石就是象徵男性的性器官的話，問題便清晰不過，婦女在拜觀音之餘，攀伏姻緣石，就是為了求子！

信仰是社會現實的反映，在民間文化不斷改變的過程中，觀音誕的內容也相應更新，以往觀音誕只有祈求子嗣的已婚婦女參加，但到今天的觀音誕已沒有性別之分，只要人們想求財，不論男女，也不論已婚未婚，也會向觀音借庫。只要社會對財富的追求大於一切，觀音誕就不會衰落，不過代價是，觀音娘娘的工作也變得市儈了。

### 三·天后巡遊

元朗平原從前是香港最大的稻米產地之一，但自清初以來，這片土地一直被幾個大族控制著，這使得由雜姓村組成而且田產不多的十八鄉處於弱勢。鄉內不少村民要租用相鄰宗族的田地耕種，為了田租問題，他們與大宗族之間有長久的對抗歷史。在這些外在的壓力和威脅下，大樹下天后廟發

揮著聯結十八鄉內不同姓氏的功用。當香港政府在新界地方的管治體系還未建立之前，大樹下天后廟是十八鄉內村落解決地方事務的政治活動中心，而天后誕便成為每年鄉中的重要活動。

有關十八鄉的組成，十八鄉大樹下天后廟內的〈重修天后古廟碑記〉(1938)中，記載了如下的傳說：「三百年前，元朗河流上通南坑，中有高原聳然而深秀者，則大樹也，大樹之西曰蛋家灣，大樹之東曰蛋家埔。爰居爰處，迷浮家浮宅之流。若輩宗仰水神，在大樹之下，建小廟以祀天后。厥後，大橋墩市成，墾耕日眾，滄海一變而桑田，上下洞村落成立者，十有八。互相聯絡，將舊廟廊而為三，是為十八鄉鄉火廟之始。年湮代遠，文獻無徵，此傳聞世也。」如果這個傳說屬實，那麼在300年前，來往元朗河的漁民曾在大樹下建有天后廟，但到了後來，在這裏耕種的18條村落，共同結盟，並以這所天后廟作為它們的中心，大樹下天后廟遂由此由漁民的廟宇變成農民的廟宇。

到乾隆後期，居住在大樹下一帶的佃戶，已成功地挑戰控制這個地區的錦田鄧氏的權威。乾隆五十一年(1786)，廣州府新安縣縣令在元朗豎立石碑，以記錄了一件訴訟的內容和判決。此碑後來被放在大樹下天后廟內，另一相同的石碑則放置在由錦田鄧氏控制的元朗舊墟的大王古廟內，這使我們有理由相信本案件是關於錦田鄧氏和大樹下雜姓村民的法律紛爭，碑的主要內容如下：「查著得新安縣民梁東遠、陳阿元、胡廷玉、葉朝發、陳德茂、楊暢茂、盧耀朝、謝拔興、周毓望、程廷富、張光國、關欽元、黃羅祐、駱道振、蔣阿平、賴阿水、陳蘭貴等，呈控監生鄧炫中等大斗加收，統兇抄搶一案。緣鄧炫中等，有祖遺田畝，向批梁東遠等佃耕。先經藩司頒發倉斗，遵照輪租，久無爭論。嗣於乾隆三十八年，倉斗壞爛，鄧炫中等將從前舊斗量收。各佃戶指為改用大斗，遂將三十九、四十兩年租谷抗欠不交。四十一

年六月內，鄧炫中等帶同僕人，前向各佃討租，牽取牛豬作抵。同時有鄧懷德等，割禾抵租，砍傷陳朝發，身死。隨有訟師張步高，唆使各佃戶，捏以統兇抄搶等情上控。」從上可見，乾隆後期，在大樹下一帶耕種的雜姓村戶聯合抗租，作為不滿作為地主的錦田鄧氏加大米斗收取租谷，鄧氏強行割禾，並牽取牛豬作抵，雙方打鬥，令到雜姓一村民受傷而死，因而上控至廣東巡撫。

巡撫的判決最後如下：佃戶逋租無償，鄧姓田主牽取牛豬作抵，情有可原，其中並無統兇持械，鳴鑼抄搶等情事；但陳朝發身死一案，兇手被判以絞刑，而且下令鄧氏不准再行大斗加收田租。判決對於大樹下的雜姓佃戶來說，具有很重要的象徵意義，就是這些佃戶如果聯合起來，是有足夠的實力，上告至廣州的巡撫，來抗衡作為地主的錦田鄧氏。在以後的歷史發展裏，我們不難發現大樹下村民不斷強調對天后娘娘的崇拜，以維繫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十八鄉天后廟歷史文獻〉有述：「乾隆中葉，鄉人因谷斗勝訴，鄉人初次



元朗天后巡遊（2000年攝）



元朗天后巡遊的賀誕團體（2000年攝）

開演梨園賀誕，嗣後三年一屆，依例演戲，但因人口日多，每屆演梨園之期，此三間廟址，實不足以容立群伶，至道光丙辰年(1856)，由朱柏軒大學倡議，將三間廟廊分而為五，左為英勇祠，右為花廳。」

所謂的十八鄉天后誕會景巡遊，其實只是各個賀誕團體和花炮會，以舞龍舞獅陪同，經過元朗大街，往大樹下的天后廟前進。由於團體眾多，整個過程非常壯觀和悅目。正如它的特刊(2000年)某篇文章的介紹：『元朗十八鄉，每歲農曆三月廿三日，當舉行盛大慶祝天后寶誕佳節。是日各花炮會沿例組隊送還花炮。伴者尚有舞龍、舞獅、飄色、地色、中西樂隊、美女歌舞、宮娥撒花等等。上午各隊先到指定地點集合，按時出發作環市穿街巡行，繼往元朗大球場匯演。再依序續隊抵達老榕樹下，亦謂「大樹下」廟參神。下午則於廟前天后亭隆重舉行抽炮儀式。』整個過程，活像一個大型的嘉年華會。巡遊路線(以2004年為例)為：元朗鳳琴街專線小巴士站→鳳翔路→合益路→大棠路→教育路→入大球場→出體育路→馬田路→馬棠路→大樹下天后廟。

不過，任何一個社區組織，要浩浩蕩蕩的在公共大街作巡遊活動，並不容易，除了容易招致敵對村落的攻擊外，更導致交通癱瘓。廖迪生教授指出，在1962年，十八鄉天后誕已有巡遊的雛形，當年，有6個大型的花炮會，在差不多同一時間，由元朗市的不同方向出發，向大樹下天后廟前進。每一個花炮會簇擁著自己的花炮，各沿自己擬定的路線前往十八鄉天后廟，更有一些花炮會的獅子沿途向商戶進行「採青」儀式，嚴重的癱瘓了元朗區的市內交通，令政府部門感到非常頭痛。（廖迪生，〈由「聯鄉廟宇」到地方文化象徵：香港新界天后誕的地方政治意義〉，2003年）值得注意的是，同年鍾逸傑爵士(Sir David Akers-Jones)出任元朗理民官，在他的大加鼓勵和協助下，警方和主辦單位才得以順利地將巡遊路線統整起來，使會景巡遊得以舉行。

政府官員支持十八鄉天后誕會景巡遊，有助擴充管治上的網絡，從鍾逸傑的回憶錄中，可見剛到元朗履薪的鍾逸傑，親自出席了首次的十八鄉天后誕會景巡遊，並在過程中，與地方精英及駐守當地的英軍將領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天后誕是邀請英軍將領檢閱令類兵團的最好機會。大街上搭起竹棚、看臺鋪上地氈，軍團准將和地方權貴，在一片敲鑼打鼓聲中，檢閱巡遊隊伍中的民間神明、舞龍、舞獅和舞麒麟，隨行還有英軍的大鼓、鑊鉞和號角……」「巡遊之後我們一起用午餐，餐桌上有蜜汁燒豬、油炸鮮蠔和醃檸檬蒸烏頭魚(魚是剛從魚塘撈起的)。午宴在趙聿修太平紳士的大宅舉行，他是一個原胖親切的富裕米商。隨後趙聿修請我們(筆者按：鍾逸傑和他的夫人)當他長孫的教父教母……」(陶傑譯，《石點頭——鍾逸傑回憶錄》，2004年)此年的會景巡遊，無論站在官員和十八鄉的一方來說，都是非常成功，於是從此年開始，會景巡遊遂每年舉行。可以說，政府官員的介入，不單豐富了香港的天后誕，也改變了元朗地區的地方政治生態環境。

#### 四·端午游龍舟水

農曆五月初五是端午節。「端」是開始的意思，而「午」則與「五」相通，所以嚴格上來說，每一個月份的頭一個五日，就是「端午」。雖然每個農曆的月份都有「端午」，但民間只習慣在五月初五慶祝端午節。稍稍讀過書的人都知道，端午節源於紀念屈原。古老的衙前圍村也慶祝端午節，但他們從來沒有提及這個節日是為了紀念屈原的，做端午是為了驅邪逐疫。衙前圍村沒有扒龍舟的習慣，但他們會鼓勵孩子到附近山澗游泳，稱「游龍舟水」，村人相信游完龍舟水，孩子便少疾病，少生熱痲。此外，小孩的父母在小孩游泳的時候，偷偷地把一些熟蛋藏於山澗附近的沙土中，稱「龍舟蛋」，待小孩游完後，尋蛋來吃，據說吃了龍舟蛋，便可以快高長大，龍馬精神等等。村民更會用布將臭丸包起來，做成香包，讓孩子掛在身上，據說也可以為孩子辟邪。



西貢墟的龍舟比賽 (2004年攝)

在端午節中，家居也需要辟邪，以前衙前圍村的村民會在端午當日陽氣最盛的午時（正午十二時），在門前燒「午時符」。所謂「午時符」，是將混有硫磺的木糠，放在直徑約一吋的紙製長圓筒。村民認為，燒了午時符，便可以防蛇蟲鼠蟻，可以辟邪。此外，家家戶戶也包糉子「應節」。糉子分鹹糉和甜糉兩種，不過較重要的是甜糉，亦即鹹水糉。衙前圍村的鹹水糉用糯米和花生製作，加入鹹水，後者會將分解出來的水分吸收，使糉子的質料保持彈性，增加口感，另外由於少了水份，糉子也較易保存，不易腐壞。據訪問，在未有鹹水以前，是用灰水做糉的。在三月時，數家人會共同合作，他們先找一些好柴（燒的時候聲響不會太大）燒成灰燼，然後把這些灰燼放在一個高約4呎的金屬圓筒內，用熱水從圓筒頂部貫入，黃色的灰水便會由圓筒底部的小孔流出，把灰水盛載，倒入糯米，便可製成糉子。無論是用灰水或鹹水製作，在端午節中，糉子肯定是上佳的食物。當然，村民不會把這些良好的食物拋到河中喂魚來搶救屈原的，他們會將一二鹹水糉吊掛在門外以作檔煞之用，但大部份則在那數天吃掉。至於吃不完的糉子，村民會將之曬乾，日後煮粥時，將糉子切成一片片，放在粥面，據說是很有味道的。

### 五·中秋伏沙牛

農曆八月十五是中秋，晚上的月亮又大又圓，是全年最「陰」的一夜。當日的早上，衙前圍村的村民殺雞拜祖先，晚上則拜月亮，傳統以來是婦女所進行的，祭品包括月餅、柚子以及各式水果。其實中秋的活動不是一晚的，從初一到十五，老香港居民都流行請野神上身的活動。在西貢井欄樹村，特別流行「降仙」的玩意，村民稱為「伏沙牛」。據訪問，參與「伏沙牛」者，會在睡眠狀態中唱歌，除非被水潑醒，否則不會自己醒來。至於衙前圍村的村民，於這段日

子的每天晚飯後，讓男童睡在席上，村人打鑼鼓，唱「生牛仔」，「生牛王」等歌，請「野神」上身。諸童之神不同，有茅山師傅，崑崙師傅，崆峒師傅等等。奇怪的是，即使平日不打功夫，上身後便會耍功夫，舞刀弄槍，頭撞磚頭，甚至以香燒身，皆沒有傷痕。一個一個的輪流來請神上身。若以冥錢灼身，才得解咒。從上述的記錄看來，打鑼唱歌是一個請神的重要過程，相當於唸咒，中文大學的研究人員在1982年於衙前圍進行訪問的時候，收集了其中一首歌的歌詞，稱「樸生牛歌」，歌詞如下：「生牛仔，二橋威，打起頭鑼作起威，一眾生牛條下落，問你聞風幾時來，來就來，唔來四邊人走開，鐵打擔桿都擔斷，石頭明火化塵滅，今年遇着明風打，明年遇着萬興堆，拾得起，是君子，拾唔起，是小人，師父大震。」據當時的訪問，中秋請神的目的，不是單單的娛樂，當男童被野神附身後，眾人問他問題，他都能一一回答。

### 六·太平清醮

「醮」是一個通過道士（喃嘸）、和尚為媒介與鬼神溝通的大規模祭祀活動。「醮」的種類繁多，台灣最常見的醮有平安醮、瘟醮、慶成醮、火醮等四類。在香港，除西貢井欄樹、沙頭角吉澳、西貢高流灣及塔門等社區稱為「安龍清醮」外，大部分的醮都稱為「太平清醮」。太平清醮是一種保平安的「平安醮」。打醮一般是定期舉行的，最長的周期據說是上水，每60年舉行一次；最短是在長洲，每年舉行一次。大部分的鄉村是每5年或10年舉行一次。舉行的時間還有農業社區和漁業社區之分。一般來說，農業社區如新界泰亨和粉嶺圍，舉行的時間在農曆十、十一月；漁業社區如長洲，則多在農曆四、五月。

打醮從籌備到完畢往往需要約一年時間。在進行打醮



的前一年冬天，便要籌組「建醮委員會」或「醮務委員會」。建醮委員會是打醮的最高權力機關，負責所有的世俗性行事。雖然籌辦費時，但對於鄉民來說，打醮是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宗教活動。

大部分地區都稱打醮時侍奉神明的代表為「緣首」，長洲、元朗等墟市則稱這些代表為總理或值理。緣首是在打醮儀式進行時，代表「闔鄉醮信人等」拜神的人。他們在神前被選出，在打醮的大部分儀式中代表鄉民侍奉神明。很多鄉民都相信，只有有緣人才會被神明選中為緣首，而能夠當上緣首是一件無上光榮的事。大部分地方的緣首數目是9人，可是，大埔泰亨有10人、錦田有60人，而元朗厦村鄉約在1984年的打醮，稱為緣首的共有三百多人，不過三百多名緣首中，只有前10人是在神前杯卜選出，亦只有這10名緣首在打醮時，代表鄉民侍奉神明。選緣首一般都在各社區中最重要的廟內主神前問杯決定，俗稱「打緣首」。有資格打緣首的，一般是該主辦集團的男性成員。大埔林村鄉、元朗厦村鄉約等由多個異姓村落組成的地域社區，便只有原居民才有資格當緣首。長洲則規定只有惠潮府的成員才有資格成為總理或副總理。

打醮的儀式日程，由堪輿先生摘日決定。2000年新界泰亨村舉行5年一度的太平清醮，日程如下：4月12日「發奏上頭表」；8月22日「上二表」；9月16日開始「建棚」；9月20日「開工紮作」；11月9日「進火用齋灶」。

11月11日早上上「第三表」，節日的氣氛開始濃烈。所謂「上第三表」，即由喃嘸在表文上，寫上鄉民名字，用雞冠血去穢後，連同紙紮的功曹馬(或稱使馬)化去。這個儀式象徵著在表文上有名字的鄉民，邀請各方神祇蒞臨參加醮會之意。緊隨上表後，喃嘸便進行「取水淨壇」。「取水」是到象徵社區內最潔淨的河中，取水回到醮壇的儀式。理論上，這些水經符籙去穢、密封之後，便放在喃嘸壇內的三清



1990年泰亨村太平清醮戲棚外的花牌（1990年攝）



由青玄上帝發下，讓孤魂野鬼得到佈施的黃榜。（1990年攝於泰亨村太平清醮）

壇上。待打醮完畢，鄉民即會分龍水回家煮用。然而，近年來由於河水污染的關係，如粉嶺龍躍頭等地已改用自來水。「取水」後，進行「揚幡」。「揚幡」是打醮開始之前的準備工夫，這是豎立竹竿的儀式。竹竿上掛有幽燈，下設有幡亭，據說可給遊魂指路和休息。一般來說，幡竿的數目是五支，分別代表神了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幡竿豎立的範圍一般就是醮棚的範圍。在打醮期間，醮棚是陰陽各界齋筵、看戲、交流的地方。這範圍也是正醮期間每日行朝儀式舉行的範圍。到了中午，便進行「迎神登壇」儀式。那是將社區內各個神祇請迎到醮棚內供奉，其中社區內最重要的廟中主神，由喃嘸及緣首聯同請迎，而各村鄉自身的神明，無論是廟神或土地神，皆由各村鄉紳耆負責請迎。晚上，進行「啟壇建醮」，由於主持的喃嘸屬正一派，他們請了祖師爺張天師，以及道教至高的三清(上清、玉清和太清)到臨壇場，分別引見緣首及眾喃嘸，並且分配掌符、掌印等職務的儀式。開壇啟請之後，醮事便正式開始，而神功戲也「開鑼」。神功戲是在打醮、神誕、盂蘭節、廟宇開光或傳統節日期間所演出的戲曲，跟平日燒香拜神及修建祭壇或廟宇等活動均屬神功(「神功」是為神做功德的意思)。演出神功戲的目的是娛神娛人，讓神人共樂。戲班應一處地方之聘請演戲，通常配合神功活動的日程，為期三至六天。現時香港的神功戲以演出粵劇為主，有時會演潮劇和福佬劇。在泰亨這一次的打醮活動中，鴻運劇團從11/11/2000至16/11/2000一連演出六天的粵劇。戲班慣於演戲的第一天晚上和正日(第三天)的下午先演例戲，然後才演正本戲。「例戲」即一系列必須演出的劇目，屬於神功戲的經常性儀式和劇目，是相對於「正本戲」而言。在第一天晚上七時半開台時，戲班先後演出《賀壽》及《六國大封相》兩齣例戲，然後再演正本戲《刁蠻宮主駙馬嬌》。在第三天下午先演例戲《賀壽》、《加官》及《仙姬大送子》，然後才演正本戲。《賀壽》是利

用八仙中的人物代表戲班及地方村民向菩薩祝賀生辰。《加官》有象徵「天官賜福」的意思。而「產子」及「送子」在農村中有吉利的象徵，因此《送子》是神功戲中不可或缺的劇目。《封相》的作用則較為世俗化，主要是陳列戲班的陣容。戲班演出於一個新落成的戲院，或在一個搭建於一塊從未用作演戲的地上的戲棚裡演戲，必先演出「破台」戲 -- 《祭白虎》。其它劇種的戲班在神功場合也演例戲，只是劇目略有不同。

11月13日晚，由喃嘸主持「啟人緣榜」。「啟榜」是把登記著有份參加打醮者名字的人名榜，如金榜題名一樣，貼示出來。

不過打醮的最重要儀式莫過於「祭大幽」，一般是在送神回位前一夜舉行。祭大幽是對無主孤魂作出超度和分衣施食。先是喃嘸替亡魂超度，所做的儀式包含了打開地府之門，將亡魂集中在壇前，點化亡魂不要再眷戀凡塵俗世，並將其超渡，使他們可以早日輪回。超度之後便到分衣施食的環節，由於遊魂眾多，易生騷亂，所以村民必定會將巨大的鬼王抬出，以控制場面。村民在地上舖上分二行長長的金銀衣紙，好讓男女亡魂獲得施捨。由於整個場地滿是遊魂野鬼，女性尤其孕婦是不會參加的。即使是男性村民，也須要先取利是，以擋凶災，而且彼此不能呼叫名字，以防鬼魂跟隨。在儀式結束後，被認為帶來不幸及疾病的鬼魂便會離開本鄉村，而大士王亦會被火化送走。即對無主孤魂作出超度和分衣施食。先是喃嘸替亡魂超度，所做的儀式包含了打開地府之門，將亡魂集中在壇前，點化亡魂不要再眷戀凡塵俗世，並將其超渡，使他們可以早日輪回。超度之後便到分衣施食的環節，由於遊魂眾多，易生騷亂，所以村民必定會將巨大的鬼王抬出，以控制場面。村民在地上舖上分二行長長的金銀衣紙，好讓男女亡魂獲得施捨。由於整個場地滿是遊魂野鬼，女性尤其孕婦是不會參加的。即使是男性村民，也

須要先取利是，以擋凶災，而且彼此不能呼叫名字，以防鬼魂跟隨。在儀式結束後，被認為帶來不幸及疾病的鬼魂便會離開本鄉村，而大土王亦會被火化送走。

泰亨村在11月16日進行了「祭大幽」，翌日下午，將請來醮棚的神祇送回原來的地方，稱為「送神回位」，而打醮亦隨之結束。

## 七·小 結

在這個演講中，我們討論了過年、觀音開庫、天后巡遊、端午游龍舟水、中秋伏沙牛以及太平清醮六個節誕。這肯定不是老香港精神生活的全部，但從這幾個例子之中，我們不難發現傳統節誕的舉行目的，絕不是現代人慣用的詞語--慶祝。有些傳統節誕是為趨吉避凶，也有些是為著社區團結。但無論是趨吉避凶或者社區團結，均是傳統節誕延續的強大力量。

## 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以葡萄牙人為例

丁新豹、盧淑櫻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 前 言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在街道上踴躍，不時可看見西裝煌然，口袋插袋巾，紳士模樣的洋人，窈窕結實的尼泊爾人(唔喀)，頭纏白布的巴基斯坦人，或披頭紗、身穿沙龍的印度婦女，偶然還會碰上頭戴黑帽的猶太人。事實上，自開埠以來，華人雖然一直佔總人口的百份之九十五以上，但仍有不到百份之五的非華裔人口，這包括來自歐美的不同族裔(英國人、美國人、德國人、法國人等)，東亞(韓國人、日本人)、南亞(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等)及東南亞諸國的僑民(馬來人、泰國人、越南人、菲律賓人等)。論人數，他們遠比華人為少，但在1997年回歸前，部分非華裔僑民在經濟實力上比華人不遑多讓，政治影響力尤有過之，在二次大戰前尤其如此。百多年來在香港建設和發展為國際大都會中扮演過重要角色，不容忽視。本文以葡萄牙人為例，剖析戰前非華裔族群在香港的生活與起落。

### 一·香港開埠與外籍族群遷移

香港位於中國大陸南陲，背靠珠三角，處於東亞、東北亞與東南亞的航道的必經之地，地居要衝，維港水深港闊，加上1843年開埠之後受到英國法律的保護，所以便吸引了一